

艺术需要想象。文学作为艺术之一,自然也需要想象。至于想象对文学创作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对一部作品的成功,究竟占有多大比重,至今也没有定论。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作家作品,来说明其重要性。

王昌龄是盛唐著名诗人,其《出塞》《从军行》等均以描写边塞生活而负盛名,至今流传,因而与高适、岑参、李颀都有着“边塞诗人”的称号。但从其生平记载来看,王昌龄生前并未去过边塞,所以他笔下的“秦时明月汉时关”、“烽火城

西百尺楼”、“琵琶起舞换新声”、“青海长云暗雪山”、“大漠风尘日色昏”等一系列边塞杰作,都是他的想象之词。

王建是中唐著名诗人,所作《宫词》流传尤广,《旧唐书》说他“《宫词》百首允传人口”。宋人蔡正孙也说:“《宫词》凡百绝,天下传播。效此体者虽有数家,建为之祖。”其实王建一生困顿,所任皆为地方小官,从未进过皇宫,只不过听一个叫王守澄的太监

聊天所及,转而写成,所以其《宫词》中描写的宫女衣着,睡态回顾,弹棋吹笙,四时游玩,夺宠见妒之类,也都是他的想象之词。后人编《他家宫词》《十家宫词》等,王建总是名列前茅。

刘禹锡与王建同时,在历阳时有人曾作《金陵五题》给他看,他一时兴起,也以五题写下五首,其中《石头城》和《乌衣巷》遂成千古名篇。去年我去南京,当地诗人说,历代咏金陵诗无数,但都超不过这两首。其实,刘禹锡写此诗,还没去过金陵,全凭想象写成。

旧诗能以想象成功,新诗也有。如艾青的长诗《火把》。他后来对我说:“我从未见过手持火把的游行队伍,那都是我想象的,却也成功了!”如今,《火把》与《向太阳》、《吹号者》一样,都成为艾青最著名的长诗。

或许有人要说,写诗自然需要想象,小说则未必。

其实小说也需要想象。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小说大师,为了写好下层人物,他的确曾穿一身破烂衣服和一双破鞋,混入工人区体验生活,观察民风。但另一方面,他也有着超人的想象力,有时独自站立楼窗口,望着巴黎房屋的屋檐和瓦片,想象的翅膀顿时打开,浮想

清和四月,正当谷雨弄晴时,暖风吹得人欲醉。有朋自洞庭东山来说:“清明前自家山上‘吓煞人香’的碧螺春茶产量实在太少,只好送你一包雨前碧螺春”。民间有谷雨喝茶能清火辟邪明目之说,我煮水泡茶,静静地观察,透明玻璃杯里卷如青螺的茶冲泡后的叶芽起浮徐徐展开,嫩绿隐翠,银毫毕现,汤汁中丝丝云烟飘起,一股太湖春水的气息清香升腾散发,喝一口,甘绕舌尖齿颊留香,清喉生津透丹田,难怪园艺家周瘦鹃先生评说碧螺春茶上口时清香扑鼻,回味无穷,如嚼橄榄。是呀,真有点橄榄清香,只可惜在上海沏茶缺少了苏州洞庭山泉引以为憾,我想,品茗碧螺春茶时最好听一曲吾友吴韵一哥高博文先生演唱的苏州弹词选段,喝罢茶再吃一大碗吴江焖肉填饱肚子,来个谷雨天里荤素搭档郎郎配,上海人叫做胃口好!

文学与想象

孙琴安

锡与王建同时,在历阳时有人曾作《金陵五题》给他看,他一时兴起,也以五题写下五首,其中《石头城》和《乌衣巷》遂成千古名篇。去年我去南京,当地诗人说,历代咏金陵诗无数,但都超不过这两首。其实,刘禹锡写此诗,还没去过金陵,全凭想象写成。

旧诗能以想象成功,新诗也有。如艾青的长诗《火把》。他后来对我说:“我从未见过手持火把的游行队伍,那都是我想象的,却也成功了!”如今,《火把》与《向太阳》、《吹号者》一样,都成为艾青最著名的长诗。

或许有人要说,写诗自然需要想象,小说则未必。

其实小说也需要想象。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小说大师,为了写好下层人物,他的确曾穿一身破烂衣服和一双破鞋,混入工人区体验生活,观察民风。但另一方面,他也有着超人的想象力,有时独自站立楼窗口,望着巴黎房屋的屋檐和瓦片,想象的翅膀顿时打开,浮想

不仅是诗与小说,即使是写实性和应用性很强的散文,有时也需要一些想象。如范仲淹的千古名文《岳阳楼记》,对洞庭湖的描述便倾倒了无数读者:“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有谁能想到,这些竟然也是作者的想象!又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完全是他想象的一个世界,其中

的社会生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他心目中向往的一种理想社会。就像鲁迅的短文《好的故事》一样,全都是想象出来的。

不难看出,无论是旧诗和新诗,小说或散文,凡文学创作,都需要大胆想象,应让想象冲破束缚,振翅翱翔。创造力往往与想象力交融在一起。我曾在巴尔扎克的小屋里沉思,也曾漫步于莎士比亚的故居及其斯特拉德小镇上徘徊;曾经到歌德故居和安徒生故居瞻仰,也曾经在但丁故居和柯南道尔的故居前逗留,他们以各自的生活阅历,再加上丰富的想象,创造出了



各自独立、神奇、美妙而又宏大的文学世界。是的,文学创作首先需要生活阅历,同时也需要驰骋想象。用巴尔扎克的话来说:“他的双脚在大地上行进,他的脑袋却在腾云驾雾。”前者说的是生活,后者说的是想象。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方使作品更具魅力,更获成功。

凉水洗出切成小粒加盐、生抽等料,拌豆腐最好洒点香油。近日在上海醉美天下酒家由沪上美食达人陈卫平先生亲自下厨做的“黄鱼面宴”,并尝到他从自己家里摘来的绿色香椿芽炒土鸡蛋,一盘上桌饕客们筷子速度比微信抢红包还快三秒,须臾,盆底见天,吃得大家满口吐香,妙语连珠,纷纷称赞又香又鲜,好吃得不得了。在“黄鱼面”宴席上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几盆清炒枸杞头、马兰头、青芥菜,陈先生说这些菜蔬都是一清早从自家松江的菜园子里采摘的,带着露水的嫩头就是清口爽喉,吃到微苦的芥菜,想起了在江西插队时常吃的就是这种青芥菜,厚菜帮,深绿叶,有着凹凸锦绣纹色,与上海青菜不一样,常言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喜欢春天里这股朴实无华的清苦滋味。

从前在江西山村,春雨后走在山间,映山红花艳如彩霞,翠竹修长湿润欲滴,太阳一出,竹叶尖尖露珠晶晶亮,春笋拔节发出的“噼噼”声,隐约入耳。竹笋入饕要选矮壮粗短、甜嫩嫩的黄泥笋,熏菜炒春笋、笋片清蒸鲥鱼、油焖笋、春笋腌笃鲜、笋丝炒鳝糊等都是上海人肯不肯放过的春天时令小菜。

我记得小时候油菜花盛开时曾吃过昆山老饭店大厨用野生塘鳢鱼腮帮上的两块肉(形似豆瓣)加暴腌雪里蕻烹制的“雪菜豆瓣鱼”一碗上桌,肉如玉,菜碧绿,汤清鲜,食时要慢慢欣赏,细细品味,方可咀嚼出菜花塘鳢鱼那两块小面嫩肉的丝丝鲜味。

正当谷雨弄晴时

杨忠明

从蓝色的布日卢门进入麦地那,有种穿越千年的感觉。来之前,听朋友说,一定要在菲斯迷一次路,因为这是旅程完美的一部分。

菲斯七转八弯的小路比起马拉喀什,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些通道非常窄,大概只容一个瘦子通过。胖一点的可能就要“卡门”了。

我们找的向导显然对这些路游刃有余,他一会儿带我们拐进菜市场,一会儿带我们穿入布料市场。

如果要找菲斯最著名的景点,跟着你的鼻子走就是了。菲斯的皮革制品非常有名,因为污染环境,城里只保留着为数不多的传统皮革染整作坊,准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我们登上作坊周围的天台,俯瞰作坊内密密麻麻的大染缸。因为动物皮毛加工时是用鸽子和石灰放在白色的缸内浸泡的,鸽子粪可以软化皮革,因为用量大,靠飞来飞去随意留下的鸽子粪显然不够,往往需要额外购买。因为味道难闻,进去参观前,店主会给大家分发薄荷叶。

染缸里,最昂贵的颜色是黄色,因为这是用藏红花染的。其实比起皮夹克,更喜欢他们的皮坐垫套。传统的花纹,椭圆形的形状折叠起来像一个碗。我们很好奇,那么大的坐垫,里面要填充多少海绵才能够呢,店主却大咧咧地说,随便啦,旧衣服、旧报纸,什么都可以塞进去啊,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将传统想得那么高高在上正襟危坐,传统有时候和生活也是分不开的。

印中岁月

孙慰祖

那几年母亲总想着出去工作,埋怨父亲当年不该让她回家带孩子。十四岁进烟厂做工加班多拿钱交给外婆买米一直是她的荣耀。后来退休那天特别高兴,工人的名分是母亲最重的心愿。庚寅五月廿日中夜不眠因作。可斋。

穷而后工

孙慰祖

那时候捡到一分钱都交给老师。一毛钱不是小数字。舅舅算计后决定买套推子剪刀学理发,他琢磨了一阵就在我头上试法,一边很有兴致地给我讲孟尝君的故事。几个小孩的头归他管了好几年,邻家大人也找他。舅舅读了很多年书总觉得无用武之地,这时的心情好起来。庚寅六月,慰祖。



我自为法

孙慰祖

那时候捡到一分钱都交给老师。一毛钱不是小数字。舅舅算计后决定买套推子剪刀学理发,他琢磨了一阵就在我头上试法,一边很有兴致地给我讲孟尝君的故事。几个小孩的头归他管了好几年,邻家大人也找他。舅舅读了很多年书总觉得无用武之地,这时的心情好起来。庚寅六月,慰祖。

鼠鸣蚤盗

山海里

狗的模样偷盗狐白裘献给秦王幸姬和一个门客学鸡打鸣才逃离了秦国的牢笼。一鸡鸣一鼠鸣,一狗盗一蚤盗,真是有异曲同工。金圣叹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

而孟尝君又是什么样人呢?《史记》载:“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宋公明肖似也,梁山泊众人哪个不亲近他。而“孟尝君过赵……赵人闻孟尝君贤,出现之,皆笑曰:‘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宋公明肖似也,

旅途之书

张翼

佳人是另一个极端,世事动荡,屡遭变故中,虽孤苦无依,讲究的仍是幽姿绰约,不事不夺,独守高洁。杜甫的《佳人》一诗就是典型,“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

跟着鼻子走

梁蔚浩

跟着你的鼻子走就是了。菲斯的皮革制品非常有名,因为污染环境,城里只保留着为数不多的传统皮革染整作坊,准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我们登上作坊周围的天台,俯瞰作坊内密密麻麻的大染缸。因为动物皮毛加工时是用鸽子和石灰放在白色的缸内浸泡的,鸽子粪可以软化皮革,因为用量大,靠飞来飞去随意留下的鸽子粪显然不够,往往需要额外购买。因为味道难闻,进去参观前,店主会给大家分发薄荷叶。

染缸里,最昂贵的颜色是黄色,因为这是用藏红花染的。其实比起皮夹克,更喜欢他们的皮坐垫套。传统的花纹,椭圆形的形状折叠起来像一个碗。我们很好奇,那么大的坐垫,里面要填充多少海绵才能够呢,店主却大咧咧地说,随便啦,旧衣服、旧报纸,什么都可以塞进去啊,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将传统想得那么高高在上正襟危坐,传统有时候和生活也是分不开的。

话说双鞭呼延灼大军压境,梁山泊众人左遮右挡,无奈破不了连环马,真是急煞愁煞人。正无计可施,金钱豹子汤隆说钩镰枪可以破连环马,而且他会打造,但是只有他姑表兄弟京师禁军班里的金枪将徐宁会用,得把他赚上山。怎么赚?要把他先祖父传下来的镇家之宝“雁翎砌就圈金甲”弄上山。“这一副甲,披在身上,又轻又稳,刀箭矢急不能透,人都唤做赛唐猊。”汤隆见过而且知道这宝贝装在一个皮匣子里,藏在徐宁卧室的房梁上。不愧是亲戚,知根知底。当朝多少权贵公子想瞧没瞧见,花儿王太岁要拿三万贯银钱购买也没瞧见。杨志家祖传的宝刀也就值三千贯银钱,这物件也确实太金贵了。能把这宝贝弄到,徐宁指定乖乖听话。

汤隆这不是出卖兄弟吗?义气何在?梁山好汉不是很义气的吗?会要这样人上山?再看他又是怎么上山山的?是在李逵和戴宗接公孙胜破高廉时路过武冈镇遇到的,汤隆正在那打铁被李逵看到了,俩人就结拜为兄弟入了伙。这汤隆靠着在延安府老种经略老种帐下打造军器的知寨老爹生活,老爹一去世,他又好赌博,败光了家财只好流落街头靠打铁度日。汤隆想在梁山邀功,就把至亲兄弟卖了,卖得还非常彻底。

忠义宋公明就是用这样的人的计谋,派偷儿鼓上蚤时迁去盗雁翎甲。鼓上蚤趁初更夜色进了徐宁卧室,埋伏在房梁上,入夜只见徐宁和娘子对坐炉边

烤火,怀里抱着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约莫二更,两人又说了说明天上班的事就睡觉了。“明日正是天子驾幸龙符宫,须用早起五更去伺候。”因此,徐宁四更就起床早饭当值去了。鼓上蚤趁机从屋梁上盗下装着雁翎甲的皮匣子,正要下来,徐宁娘子醒来,听得屋梁有声响,问丫鬓“梁上甚么响?”鼓上蚤装做老鼠叫,蒙混了徐宁娘子,盗走了雁翎甲。看宋公明,前次为破高廉,教李逵硬生生分离了公孙胜母子团聚,这次又为破连环马用时迁盗窃了雁翎甲赚徐宁上山,又谈何仁义?

书中有诗曰:“狗盗鸡鸣出在齐,时迁妙术更多奇。雁翎金甲逡巡得,钩引徐宁大解危。”“鸡鸣狗盗”说的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靠一个门客打扮成

黑矮汉子其貌不扬,手下杀人不眨眼。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闻里率多暴聚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人薛中盖六万馀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好客到什么程度?《战国策》载其自喜到门客给戴绿帽子也无所谓!宋公明也是不在乎手下张三和阎婆惜私通。二人何其相似,施耐庵在宋公明出场时就其“声名不让孟尝君”,盖意即指此。清李晚芳说孟尝君好客“但营私耳”。宋公明上山前后好结识赚取好汉,这不就是掌控梁山吗?宋王安石说“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似也可说“宋公明特鼠鸣鸡蚤盗之雄耳”,作者讥贬宋江可见一斑。

过,那些缺点就如同碎纸片一般,消失在天际,剩下的只有对她满满的喜欢!看她情窦初开时为了挑起所爱男子的醋意,刻意调情放电,惹得一群爱慕者意乱情迷,真是妩媚;募捐舞会上,无视寡妇身份放肆起舞,又因为一顶时髦的新帽子心花怒放,真是可爱!危难之际,她又能赶着马车,带着所爱之人的妻子一路逃亡,真是勇敢!废墟之上重建家园,一枪干掉闯进的北方逃兵,真是漂亮!穿着窗帘做的新裙子,千娇百媚地说着谎言,成功地嫁了出去,挽救了自己的庄园,真是狡猾!最后,即使失去真爱,擦干眼泪之后,仍然勇气爆棚,“不管怎样,明天总是新的一天了”。她就如同天上的云,地上的花,你不需要为她忧虑担心,她就那么随心所欲,摆脱约束地活着。乱世之中,家国变故,骨肉凋零,身无长物,她不仅要活下去,还要活得更好,不仅要活得更好,更要姿态漂亮。

而中国古典审美中的乱世



摘花不插发,采动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虽然有一种芳华凋零、独善其身之美,可未免太过消极悲凉,就如同我虽爱《红楼梦》,却也不大喜林黛玉。她太敏感太脆弱太悲观,是需要露水轻轻浇灌才能存活的花朵,是用一生眼泪追随爱情的女子。疾风知劲草,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与其做别人的世界里美与善的点缀,还不如自成天地,如同斯嘉丽,做一个拳上能站人,肩上可跑马的女汉子。如果中国古典文学的启蒙是世事的无常,生命的脆弱之美,那么在那个晚上,从斯嘉丽身上,我看到的则是西方文化中“崇尚刚劲”的一面,看见了生命的自强与韧性。这次体验也成了

跟着鼻子走

梁蔚浩

跟着你的鼻子走就是了。菲斯的皮革制品非常有名,因为污染环境,城里只保留着为数不多的传统皮革染整作坊,准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我们登上作坊周围的天台,俯瞰作坊内密密麻麻的大染缸。因为动物皮毛加工时是用鸽子和石灰放在白色的缸内浸泡的,鸽子粪可以软化皮革,因为用量大,靠飞来飞去随意留下的鸽子粪显然不够,往往需要额外购买。因为味道难闻,进去参观前,店主会给大家分发薄荷叶。

染缸里,最昂贵的颜色是黄色,因为这是用藏红花染的。其实比起皮夹克,更喜欢他们的皮坐垫套。传统的花纹,椭圆形的形状折叠起来像一个碗。我们很好奇,那么大的坐垫,里面要填充多少海绵才能够呢,店主却大咧咧地说,随便啦,旧衣服、旧报纸,什么都可以塞进去啊,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将传统想得那么高高在上正襟危坐,传统有时候和生活也是分不开的。

至此而始,我对女性自身存在的认知被捏碎重塑。一个女人最重要的特质不是漂亮,不是聪明,而是生命力。斯嘉丽多么有趣,虽然无比虚荣,很很自私,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当她如龙卷风般从你面前肆虐而

过,那些缺点就如同碎纸片一般,消失在天际,剩下的只有对她满满的喜欢!看她情窦初开时为了挑起所爱男子的醋意,刻意调情放电,惹得一群爱慕者意乱情迷,真是妩媚;募捐舞会上,无视寡妇身份放肆起舞,又因为一顶时髦的新帽子心花怒放,真是可爱!危难之际,她又能赶着马车,带着所爱之人的妻子一路逃亡,真是勇敢!废墟之上重建家园,一枪干掉闯进的北方逃兵,真是漂亮!穿着窗帘做的新裙子,千娇百媚地说着谎言,成功地嫁了出去,挽救了自己的庄园,真是狡猾!最后,即使失去真爱,擦干眼泪之后,仍然勇气爆棚,“不管怎样,明天总是新的一天了”。她就如同天上的云,地上的花,你不需要为她忧虑担心,她就那么随心所欲,摆脱约束地活着。乱世之中,家国变故,骨肉凋零,身无长物,她不仅要活下去,还要活得更好,不仅要活得更好,更要姿态漂亮。

而中国古典审美中的乱世

佳人是另一个极端,世事动荡,屡遭变故中,虽孤苦无依,讲究的仍是幽姿绰约,不事不夺,独守高洁。杜甫的《佳人》一诗就是典型,“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

摘花不插发,采动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虽然有一种芳华凋零、独善其身之美,可未免太过消极悲凉,就如同我虽爱《红楼梦》,却也不大喜林黛玉。她太敏感太脆弱太悲观,是需要露水轻轻浇灌才能存活的花朵,是用一生眼泪追随爱情的女子。疾风知劲草,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与其做别人的世界里美与善的点缀,还不如自成天地,如同斯嘉丽,做一个拳上能站人,肩上可跑马的女汉子。如果中国古典文学的启蒙是世事的无常,生命的脆弱之美,那么在那个晚上,从斯嘉丽身上,我看到的则是西方文化中“崇尚刚劲”的一面,看见了生命的自强与韧性。这次体验也成了

我阅读经历的分水岭,从中国文化迈入了世界文学的天地,在另一种文化里,看见了人性的另一种维度。

如今人近中年,时光可贵,却像是坐上了动车,“咣咣当当地”,一路狂奔,速度快得人四顾茫然,心烦意乱,在日益袭来的变动与孤独中,何以解忧,唯有读书,并且越发体会出火车上读书的快乐。人在旅途,一切工作、生活的烦恼,皆被抛之脑后,仿佛进入了隔离区,不再是一个社会人,可以心安理得地独享一段安静的时光,静下心来地读一本平日里无暇细读的心仪之书。

生活在别处,也在此处。

我读经典

生活在别处,也在此处。

